義大利梵蒂岡行記

釋悟因

2023年3月14日至3月23日，我因為是「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」主席團的成員，參與聯合總會所舉辦的「梵蒂岡宗教交流」，一同前往義大利梵蒂岡，與天主教現任教宗方濟各（1936-，天主教會第266任教宗），做跨宗教的交流拜訪。

「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」宗教交流團與教宗方濟各合影。（照片提供：梵蒂岡教廷）

在義大利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合影，後為著名金色聖堂的聖馬可大教堂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促進全球佛教界人士聯誼與交流往來，是「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」成立的宗旨之一，已經舉辦了好幾場活動（大家可自行至相關網頁了解）。這次跨宗教的對話交流，不僅進一步推進台灣佛教國際化，更是培養建立台灣佛教徒作為世界公民的意識與使命，無疑是具有歷史性的意義。也因此，當活動發起，我是完全支持，香光尼僧團再派出五位法師，一位專業導演，參與並記錄廿一世紀台灣佛教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。

更具體的行程資訊，大眾自行在各個報導中了解。我只說幾個記憶深刻的思索，或許能給大眾一些觸發。

天主教教堂藝術所呈現的信仰與希望

走訪歐洲，印象最深刻的古建築類名勝，十有八九說的都是「大教堂」。這些宏偉、華麗、精美的教堂建築，可能是當地最高大、壯麗的建築物。它們的尖頂、高塔主導城市的空中輪廓；它們莊嚴、富麗的正立面，也令眾人記憶深刻。這些大教堂自中世紀至今，一直是歐洲人精神生活、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的標誌性建築，也是上帝在人世間的居所、信徒聚會場所，同時洋溢虔信者的宗教情感。

歐洲的大教堂有各種風格，羅曼風格、哥德式風格、文藝復興風格、巴洛克風格等，教堂中的雕刻與壁畫，也都創建著歐洲文化藝術史上的里程碑，人們身處其中能強烈感受到神的榮耀和人的偉大，人類在演繹信仰的努力中，不斷連綿著歐洲文化的生命。

自問，佛教的作法是什麼呢？我們會將大殿做得像個「博物館」、「展覽館」嗎？

聖殤，聖母懷抱著死去的耶穌，米開朗基羅的作品。（拍攝於聖彼得大教堂，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當時，我正站在聖彼得大教堂那尊「聖母憐子」（pietà，又作「聖殤」或「哀悼基督」）塑像前。雕塑前隔著安全防彈玻璃以及欄杆，這是1497年，米開朗基羅（1475-1564）創作的一座雕塑作品。

聖母瑪利亞懷抱著被釘死的基督，基督躺在聖母雙膝間，肋骨上一道傷痕，頭向後垂，右臂搭在聖母右膝上。聖母的面容很年輕，是一位少

女的模樣，穿著長袍和斗篷，左手向後伸開，右手托著基督。耶穌去世的時候三十多歲，按理說，聖母應該是中年婦女。但是，米開朗基羅所雕塑的，是一位年輕、貌美、恬靜、典雅的少婦，她默默地俯視著死去的兒子，無語、沉思、哀悼。耶穌則靜靜地躺在聖母膝上，面無表情。

曾經紅衣主教問米開朗基羅：「你雕刻的聖母看起來只有二十多歲。」

米開朗基羅回答：「聖母是純潔的，而純潔是不會衰老的。」

哀悼沒有號啕大哭，沒有淚流滿面，沒有表情扭曲，而雕塑者當時才23歲。他是怎麼去理解這位母親的心情？他選擇了以永恆純潔來訴說難以承受的生命苦痛，這樣的信仰又在表達什麼？

這次，我選擇了一尊「如意觀音」，作為致贈給教宗的禮物。溫潤如玉的白觀音，類似斗篷覆蓋的頭巾下，同樣的安詳、恬靜和典雅，手持如意，淡淡微笑。在台灣，觀音菩薩也被叫做「觀音媽」，與聖母一樣，面對眾生的苦難和不幸，慈悲愛護，就如同母親與孩子極深的連結，如經典所言，母子彼此憶念之心，自然切切無間斷的。

「天主愛眾生，佛教慈悲心；宗教不分界，信仰共存情。」這尊如意觀音，是香光尼僧團致贈教宗的紀念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但是，面對死亡的態度，各個宗教還是有不同。我常會以佛陀安詳涅槃的臥佛像，作為佛教徒面對死亡的典範。基督教相信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，因此在他們看來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正是呈現了生命的短

暫；而基督的復活，即是人類戰勝死亡，獲得永生。佛教的生，不是復活；佛教的死，也不是斷滅的「結束」，而是在不斷相續的生命流中，你知道那些生住異滅的現象，都是沒有實質，那不過是一種體驗。在真正的本性中，沒有生也沒有滅，沒有動也沒有靜，你不害怕失去，也從來沒有獲得什麼，安詳，是當下的了然，生如是，死亡亦如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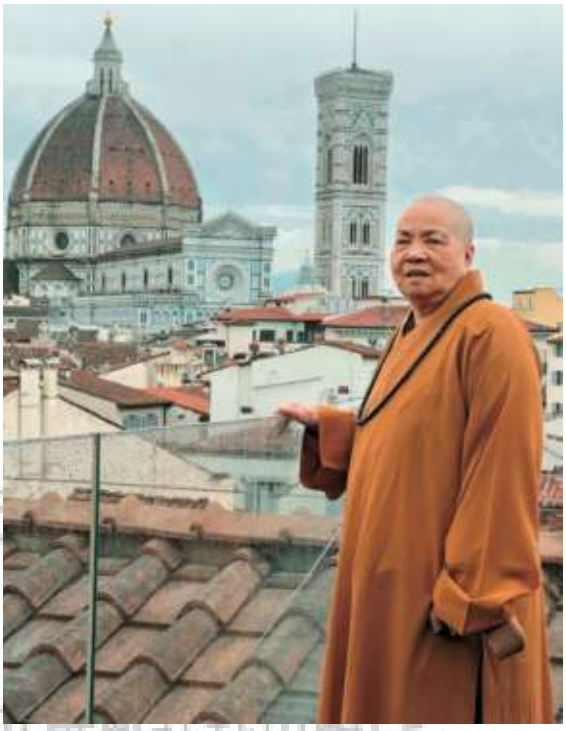
生死門

聖彼得大教堂有好幾扇門，因應不同的時機、場合會打開不同的門。一扇稱為「死亡之門」，是葬禮行列的出口。旁是「善惡之門」，左門鑲板崇善，右門鑲板懲惡。再來是「正門」，門板銅浮雕刻印著聖經的故事。常用的出入口是「聖事門」。還有廿五年一度的聖年元旦，由教宗隆重開啟的「聖門」。

這次會見教宗，一行人排好隊伍，是從「正門」進入，再緩緩沿著無數級蜿蜒樓梯，由梵蒂岡瑞士衛隊引領，往教堂的頂端走去。

1985年，我曾帶著幾位香光寺法師來參訪梵蒂岡。三十年前，我的腿腳就已經不是那麼方便。那時，我讓法師們自己去跟旅客排隊進入聖彼得大教堂參觀；我則是留在外面廣場，靜靜地望著宏偉的教堂。突然，有一位神父走了過來，問我是否想進入教堂看看。我表示「當然，非常想！」，於是，那位神父就打開了宏偉的正門，讓我直接進入教堂。就像現今迎接來自台灣佛教界的大德們一樣，打開了正門，從刺眼陽光的廣場進入寬闊高聳、富麗堂皇的人間天堂——神的住處。

一樣的視角，自正門遠望聖座祭壇以及教堂穹頂，是什麼因緣讓我得以兩次再見相同的景觀？當年那位神父為我打開大門的原因是什麼？是因為看見同是宗教的出家人？還是那個想進來卻不良於行，不得其門而入的企盼？這個懸念已三十多年了，始終充滿感動。



翡冷翠的清晨，佛羅倫斯城是歐洲文藝復興起源地。後為著名聖母百花大教堂的圓頂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亞歷山大七世紀念碑

還有一個我印象十分深刻的，是亞歷山大七世紀念碑。這也是貝爾尼尼（1598-1680）晚年的代表作之一。亞歷山大七世紀念碑，又稱「亞歷山大七世之墓」，與聖心祭壇南北相對而立，其中紅色大理石做的紅綢緞，教皇呈跪姿禱告，下面的骷髏和手中的滴漏，象徵死亡的必然和時光的流逝。座下四個雕像彰顯了教皇的權力與美德。右側神像腳踩地球儀上的英國，意味「現實」（truth，意指教皇對英國新教的壓制。）左側懷抱兒童的是「慈愛」（charity），其後為「謹慎」（prudence）和「公正」（justice）。紀念

亞歷山大七世紀念碑，或稱亞歷山大七世之墓。為貝尼尼晚年作品。（攝於聖彼得大教堂，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碑下，是進出教堂的一道方便捷徑。

羅馬教皇亞歷山大七世（Pope Alexander VII）是17世紀中葉一位重要的宗教和政治領袖，在位時間是1655年至1667年。腳踩英國的雕塑反應出亞歷山大七世對英國國教「反對」的態度。在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的統治下，英國脫離了羅馬天主教會，並成立了自己的國教。亞歷山大七世強烈譴責這種行為，他認為英國國教是異端，並對英國國教會實行了苛刻的政策，包括禁止天主教徒參與國教會的活動，禁止英國國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婚姻，並禁止天主教徒向英國國教徒傳教等，這些政策加劇了兩個宗教之間的對立和敵對情緒。

但同時，這位教皇又被譽為最開明的教皇，他不僅宣佈中國天主教信徒可以參加祭祖敬孔禮儀；也要求傳教士應使用當地的語言傳教；甚至以必須能誦讀拉丁文為條件，准予祝聖華人為司鐸。這些開明的作法，讓天主教在當時順治康熙年間的中國大為發展。

參觀聖彼得大教堂的路線就是從這個紀念碑下的門進入，一進來聖彼得大教堂，就見到貝尼尼這件作品。歐洲的大教堂，是神意的集中體現——村民們為教堂獻上金錢，領主為教堂獻上土地，藝術家為教堂獻上

羅馬城的萬神殿，事先購票排隊進場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佛羅倫斯的領主廣場（Piazza della Signoria），又稱市政廣場，後為著名的大衛雕像複製品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才能，所有的語言、音樂、聖劇和無言的雕像都匯聚在一起，凝結於藝術，又超脫於藝術之上，這是信仰的象徵，也是愛的象徵。而歐洲宗教亦不能離於政教合一的宗教文化，那些教堂建築和雕像不但傳播和宣講教義，同時也傳遞社會意識型態的內容以及歷史，是非常豐富，值得我們花更多時間深入了解。

教宗方濟各

教宗方濟各很慈悲，也許是身體面臨相同的境況，當我看到教宗也是顫顫巍巍拄著拐杖走進會客室時，那種「不容易」的心情湧然而生。這些年，因腿腳老化帶來的不便與痛楚，我也是精進學習所謂的「與病苦共存」。上下哪裡都不良於行，半夜常不能好好休息，我就會在心裡默念真歇了禪師的一首詩偈：「訪舊論懷實可傷，經年獨臥涅槃堂；門無過客牕無紙，爐有寒灰席有霜。病後始知身是苦，健時多半為人忙；老僧自有安閒法，八苦交煎總不妨。」什麼是「病後始知身是苦」？只有相同境況的人才能領略箇中滋味；而什麼是「老僧自有安閒法」？莫要說老病苦是對自己信仰的考驗，事實上，這些看似「交煎」卻又「不

佛教與天主教的交流。右為現任教宗方濟各，左為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妨」的展現，這次親眼見到背負著全球天主教教徒期待的教宗，是這樣不辭辛苦地履行他的職責，若沒有發大菩提心，如何可能？同行諸師都能感同身受，我亦是心有戚戚焉。

宗教交流

3月17日上午，在天主教耶穌會總會與教廷各部會交流，包括了福音傳播部（Dicastery for Evangelization）、主教部（Dicastery for Bishops）、宗教對話部（Dicastery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），以及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（Dicastery for Promoting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）。主要概介近年天主教對諸如疫情、氣

在耶穌會總會，與教廷各部會交流。了解天主教對苦難世界的回應，以及天主教的組織與管理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候變遷的回應或天主教的領導與管理等，其中牽涉到一些天主教教義思想。有趣的是，這些天主教的神父或學者，也包括隨團的一位台灣籍林之鼎神父，都會適當引用佛教的教理或名相，非常自然且熟悉，如提到苦難與解決的方式，是使用佛教四聖諦（苦、集、滅、道）的分類分析。這與我們漢傳佛教僧人對天主教或西方宗教的陌生相比，確實是落差較大。

西方對東方文化、宗教的研究，隨著大航海時代開啟，早就逐漸開始。如在十九世紀率先提出了「宗教學」（science of religions）並確立這門學科的馬克斯．繆勒（Friedrich Max Müller，1823-1900，德國人）他本人的學術領域就是古印度吠陀經典的研究。我認為宗教對話、宗教比較以及對其他宗教的好奇心，相較於佛教，在西方的宗教研究是更普遍的。佛教僧人如果希望能夠站上國際舞台，與世界其他宗教真正有所交流，甚至為解決世界問題共同合作，那麼對於其他宗教教義的基礎認識、神學、哲學、語言等，是需要再加強訓練的。

與宗座天使大學交流。左為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，右為宗座天使大學靈修學院院長Michael Sherwin神父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這樣的看法，在下午與天主教宗座天使大學（PUST）交流中更加確認。天主教宗座天使大學，又稱為宗座聖多瑪斯大學，成立於1901年，位於義大利羅馬的一所教廷大學，由天主教

贈香光尼僧團出版品給宗座天使大學。左為香光尼僧團人文志業副督監自衍法師，右為宗座天使大學靈修學院院長Michael Sherwin神父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道明會管理，並且是傳統的道明會托馬斯主義神學和哲學的中心。這所大學提供哲學、神學、教會法和社會科學學位。教師包括著名的學者和神學家，並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。

當天下午，學校請來一些來自亞洲國家的博士生與我們一起交流，有越南、中國、緬甸的學生，他們有些是神職人員，有些是一般學生，也包括一位緬甸南傳上座部的比丘。他們多數研究課題都是「宗教對話或比較」，所要學習的語言，有英文、拉丁文、義大利文等。

在這樣一座成立已逾百年的大學校園裡，黑色斗篷與風帽，搭在白色的僧袍外，絡腮鬍的優雅神父，緩緩行步於紅色磚瓦的長廊中。有法師說，就好像親臨電影哈利波特魔法學院的場景。我微笑，佛教何嘗不想建立這樣一座學術氛圍濃厚，有多元化的文化環境，長期栽培佛教人才，只是近代時代動盪，還有佛學院經營不易，一言難盡。神職人員短缺，這問題不僅佛教出現，天主教也面臨同樣的困境，但在這次交流中，談得不深入。

女性的神職人員

在耶穌會總會，與教廷各部會交流時，我問了一個問題：「修女可不可以當主教？」我本就不期望得到具體的回應，在這樣的場合，提問只是表示一種關注或一種態度。一位修女的回覆，如果我沒有記錯，意思好像是「奉獻，不一定要在主教的職位。」我當然清楚，這是一種「回答」。體制、歷史議題，還有更多的因素，在這樣的交流中是無法處理的。回看佛教的情況，至今，佛教比丘尼，在台灣、在世界各地，境況也相當不同，也很難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，或滿足所有女性修行者的需求。但是，我還是會持續關注佛教比丘尼，關注全球女性修行者。

不同宗教的女性神職人員彼此互動了解。中為教廷宗教對話部官員Grace Marie Horan修女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總結

這次旅程，也走了羅馬、米蘭、威尼斯，以及文藝復興起源地的佛羅倫斯等諸多城市。聽到最多的還是「文藝復興」，文藝復興在十三世

此行也參訪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。中為李世明大使，中右一為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，中左一為佛光山文化院暨傳燈學院院長依空法師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台灣比丘尼在羅馬，香光尼僧團法師們與佛光山歐洲分院法師們合影。中為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，中左一為佛光山文化院暨傳燈學院院長依空法師。左二為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紀末興起於義大利，到十六世紀時已蔓延到歐洲大多數國家，因此，義大利可稱為現代歐洲之母。而行走在天主教的國度——梵蒂岡之中，卻不斷感受到強調人文主義的復興——不再只是被神的意志或自然力量驅使的「人」，將對神的崇仰轉換成對人類自身的理性的信任與突破，並進一步推動了知識、工業的改革發展。文明與文化，就是在這一代一代的潮流中，更迭創造、創造更迭。只要我們還是關注著人——而這，抑或是「人間佛教」在現代社會能夠被接納、被推廣，並且永住世間的原因吧！信仰：人的「覺」，是何其珍貴！

曾經輝煌，在羅馬競技場前駐足。
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香光尼僧團法師們在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前合影。左二為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。右起為自衍法師、見澧法師、自祺法師、自淳法師、見鑲法師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